

“让无名的烈士有名,让有名的烈士找到回家的路” 乡村信使蹚出寻亲路,9年帮53名烈士“回家”

王德建的邮包,总是比别人的要“沉”一些。除了厚厚一叠报纸和书信,他的邮包内袋还放着一份翻旧的《山东籍烈士名单》。9年来,在投递信件之余,王德建踏遍青山村落寻访线索,帮助53名长眠他乡的烈士魂归故里。在临沂市蒙阴县坦埠镇,这条蜿蜒山间的绿色邮路,也因王德建的脚步,悄然延伸成了一条穿越历史硝烟、连接忠魂与亲情的“寻亲路”。



王德建(右)为了帮烈士寻亲,常向村里的老人打听当年的情况。

文/片 记者 高松 贺云龙
临沂报道

一封寄给烈士的信 埋下为烈士寻亲的念头

9月3日午后,王德建驱车前往临沂市蒙阴县棋盘石烈士陵园的路上,一场急雨不期而至。这处烈士陵园,安葬着119名烈士的忠骨。他们大多是在1938年“野猫屋”战役和1947年莱芜战役、岱崮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,其中只有33位烈士的墓碑上镌刻着姓名和详细地址。今年清明节起,王德建频繁造访此处,帮助2名烈士找到了亲属。

掏出邮包里随身携带的笔记本,王德建蹲在一块墓碑前,认真誊抄着墓碑上模糊的姓名、籍贯——寿光县人,侯光耀。除此之外,再无线索。“我有一本寿光县志,里头说不定有线索,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亲人,也许他们也在找。”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,王德建的声音并不大。9年里,他就如这般默默打捞着沉寂在历史长河中的英名,希望帮助他们找到家。

在蒙阴县坦埠镇,王德建只是中国邮政的一名普通邮递员,每日骑车六七十公里,将信件与包裹送往散落山间的24个村落。

2016年,一封寄给“朱下村”“公建厚”烈士的信件,改变了王德建的人生轨迹。

“2015年我就收到过这封信,来自菏泽市张和庄烈士陵园,由于地址不详,跑了一下午也没找到,按照规定,只能无奈退回。”时隔一年再次收到,王德建觉得这大抵是“缘分”。

与上次不同的是,信上多了句“该烈士(29岁)于1947年12月牺牲于菏泽战役。望邮递员同志再辛苦一下,帮烈士找到家。”彼时,王德建30岁,看着这个年轻的烈士姓名,他深受触动,寻亲的念头就此扎根。

坦埠镇并没有“朱下村”,而有个与之同音的“诸夏村”,王德建琢磨着说不定是真正的地址。但村子有近2000多口人,再算上已故人员的信息,数量更是庞大,派出所也查无人。送邮件的过程中,王德建逢人就打听,但没人认识“公建厚”。

直到一位老人无意间提及,诸夏村龚家有建字辈,而“公”和

“龚”正好同音。循着这条线索,王德建终于在龚家胡同找到一位八旬老人,确认烈士真名是“龚建厚”,1945年参军,1947年后音信全无,父母至死也未能盼回儿子。信件最终交付给烈士侄子龚德营。那年清明,两人一同前往菏泽烈士陵园,接漂泊近70年的忠魂归家。临行前,当时的寄信人将一封写有93名烈士信息的名单交给了王德建,托付他寻找临沂籍烈士的亲属。自此,王德建成为一名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。

寻亲之路充满挑战 不只寻人更是对抗遗忘

名单很轻,可接过的那一刻,一股又凉又沉的东西涌入了王德建心里,那不是手上能称得出的分量。名单上的烈士,牺牲时大多只有二三十岁,漫长的时间里,也许早已无人记得。“万一找到了呢?万一就有人在等他回家呢?”正是这“万一”的期望,让王德建没法放下,他要做的不只是寻人,更是对抗遗忘。

这份名单中,王德建共梳理出11位临沂籍烈士。可要为他们找到亲人,并非易事。出于种种原因,这些烈士的信息大多并不完整,同音字、对不上的地名成了最大挑战。

王德建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厚厚两摞党史资料。闲暇时,他就一心扑在研究地图,翻阅历史地名和各地党史上,“这些书记载了一些各个乡镇的历史沿革区划,可能对确认烈士的信息和地址有一些帮助。”作为邮递员,王建德还能利用邮政系统,找到负责派送某村的邮递员电话,联系上村党支部书记,寻求帮助。用时间换希望,靠着这些笨办法,在两年里,他帮助名单上的5名烈士找到了家。

经验与线索的“雪球”越滚越大,为烈士寻家的速度越来越快,更多怀揣期盼的人也找到了王德建。2019年,公茂英烈士的儿子公丕平老人给王德建打来电话,说父亲牺牲多年,一直没有找到牺牲地,想请王德建帮忙。循着烈士证明上登记的“湖南相家桥”入手,王德建反复查证推测“相家桥”应该是“杨家桥”。但地图上显示,“湖南杨家桥”有六七处,王德建又买来一本史料,意外地在书中找到了公茂英烈士的姓名,并详细记载着

战斗经过。根据书中提到的几处地名,王德建最终锁定烈士牺牲在“湖南祁东县杨家桥”。

得知消息后,公丕平高兴极了,连夜让儿子驱车,远赴千里之外祭奠他的父亲。“从1974年起,我就开始找父亲,一直没找到,王邮递员圆了我50多年的心愿,我从心底里感谢他。”公丕平说。

“你帮我找到了亲人, 你就是我的亲人”

到目前为止,王德建已为53名烈士找到了家人。为烈士寻亲这些年,他也养成了许多新的习惯。无论家里还是车上,他都会放一个专门的笔记本,方便接到电话后随时记录烈士信息。找到亲属后,他再把这些临时记录工整地誊写到另外一个笔记本上。

不再局限于临沂本地,王德建又参加了吉林、辽宁、湖南多个寻亲公益组织,为全国各地的烈士寻亲。手里头模糊的线索,他也会发布到微信群,借助更多人的力量寻找。

写信仍是王德建最常用的方法。如同收到的第一封寻亲信,每寄出一封信,王德建都会认真在信封写下一句“望邮递员辛苦一下,帮烈士寻找亲人”。这些年算下来,他粗略估计寄出了400多封寻亲信,光办公室抽屉里就存放着五六十封被退回的信,大多因为“原址查无此人”或“原书地址不详”。王德建没有放弃过。“从小生长在沂蒙老区,听着红色故事长大,打心底想为这些烈士做些事。”至于自己能得到什么,王德建没想过。只不过在寻亲的过程中,他与许多烈士家庭紧密相连,听到那句“你帮我找到了亲人,你就是我的亲人”,王德建觉得这便是意义所在。

现在,王德建手里还有三份烈士名单,有300多位烈士。他又主动提出为棋盘石烈士陵园、岱崮烈士陵园寻亲。革命战争年代,蒙阴县是沂蒙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县,全县有4万人参军参战,1千多位英雄儿女为国捐躯,外县籍的革命烈士有3千长眠在蒙阴的土地上,其中三分之二是无名烈士。

“让无名的烈士有名,让有名的烈士找到回家的路。”在有限的时间里,王德建说,这是他做过最好的事。

近日,多位家长向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反映,在山东纽扣远程教育咨询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纽扣教育”)购买数万元的心理疏导、亲子关系调解等服务后,实际效果与宣传承诺严重不符,后续提出退费时却遭遇推脱或拒绝。家长们对纽扣教育专家的身份以及“隐形介入”方式进行了质疑。对此,记者咨询了专家和律师进行进一步解读。



记者 李苗 刘志坤 路董萌
济南报道

家长: 想要退费被各种推托

河南家长许程(化名)为解决孩子叛逆问题,看到纽扣教育宣传后主动联系该机构,因被“隐形介入”的承诺打动缴纳了15800元。服务期间,机构仅以充错话费名义与孩子短暂沟通几次,其余时间均要求许程学习推送的视频课程。许程称,课程不适用且机构未履行“直接与孩子沟通”的承诺,提出退费却被以“服务期已结束”为由拒绝。

去年4月,王然(化名)因儿子迟迟无法确定工作方向,被纽扣教育“隐形介入”引导服务吸引,花费21980元签订了两个月服务合同,后又支付6万元用以老师上门服务。但前后花费超8万元的服务与宣传严重不符,提出退费被机构以“老师出差”等理由推托。

机构: 退费要扣除成本

记者从许程提供的“纽扣教育咨询服务合同”中看到,合同内容涵盖服务定义、服务模式、服务期限及合同解除、中止或终止等共计十三项,其中合同期限仅为两个多月。

针对合同期限问题,纽扣教育工作者回应称:“常规服务合同期为两个月,80%以上问题不严重的家庭可在此期间调整至良好状态。”当记者追问“两个月服务期限是否具有科学依据”时,该工作人员仅表示“大多数问题不是很严重的家庭,两个月的时间就够了”,未提及任何具体科学参考标准。

对于服务重心,该工作人员称“我们80%的力在家长上,20%的力在孩子上”。针对家长提及的“隐形介入”,其解释会根据不同家庭情况,采用充话费、玩游戏等多种方式尝试与孩子接触。

此外,当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“孩子患有抑郁症能否治疗成功”时,机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“当然可以”,并强调“专家老师从业经验丰富且双证在手,双证是心理咨询师加家庭

教育指导师,都是国家级的心理咨询师”。

对于退费争议,机构工作人员承认确实与部分家长存在分歧,称退费需根据“服务履行阶段”扣除专家老师成本费用。“若我们认为服务无问题,而家长坚持退费,甚至起诉要求全额退费,会按合同约定协商”。

专家: 机构服务超出范围

针对纽扣教育的相关回复,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负责人王丽娜表示,临床上不存在“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两个月为一周期”的说法和“80%精力用于家长,20%用于孩子”的服务逻辑。

“因为不同问题的解决所需时间不同。心理咨询和治疗都具有高度个体化,需根据问题类型匹配合适技术,再结合科学研究确定成熟疗程”。王丽娜说,所有治疗离开评估都无从谈起,不能泛泛地界定精力分配比例,需结合每个家庭的具体评估结果制定方案。正规医疗机构没有“隐形介入”的说法,“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需保持‘治疗师-来访者’的单一专业关系”。

针对机构提及的“双证专家”,王丽娜解释,心理治疗师需具备相关专业学习背景,且在医疗机构内从事心理治疗工作,方可报考心理治疗师证。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已不再发放心理咨询师证书,此前由劳动部组织考试发放的二级、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也已停考多年。王丽娜强调,若心理咨询师声称“能治疗抑郁症”,则明显超出了其服务范围。

律师: 口头知悉应视未签合同

来自广东的宋晨(化名)反映,自己妈妈签合同同时,机构仅让其口头表示“知悉合同内容”,未通过线上或其他方式在合同上进行电子签名落款。对此,有律师对合同签署方式的法律效力作出解读,仅让家长口头表示“知悉合同内容”,但家长未通过线上或其他方式在合同上进行电子签名落款,应视为未签订,合同未成立。

针对如何判断是否存在虚假宣传,律师认为,关键在于核查其是否存在承诺效果、夸大自身能力及服务效果的行为。

八万元买心理疏导效果不符还遭退费难

专家:临床上不存在『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两个月为一周期』